

Make it sing? 赋文以韵?

The Linguist, 63(2)特稿

Gene Hsu 译者:徐涵菲,徐璇,付添爵

Gene Hsu关于歌曲翻译方法的综合研究

流行音乐领域中,歌曲翻译旨在帮助目标受众理解原曲,但翻译后的歌词常常难以直接演唱。一些歌曲翻译由专业译员或词曲作者完成,另一些则由网络用户进行。尽管关于歌曲翻译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属凤毛麟角。现有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翻译和韵律问题,而较少涉及乐理和词曲创作。

我关于歌曲语际翻译的研究¹侧重于词曲创作在歌曲翻译中的作用。我从做文献综述开始着手。关于歌曲语际翻译的研究,露西尔·德斯布拉什(Lucile Desblache)提出了三种主要形式。²第一种是"歌词被单独呈现给读者或听众,或者与原曲或音乐文本共同呈现"。第二种是"歌词被译

©CIOL_Linguists

成另一种语言演唱,并**力求**忠实于原语言的词义"。第三种是"歌词被自由改编成另一种语言"。³

被得·洛(Peter Low)将歌曲翻译分类为翻译、改编和替代文本,并提出"改编是歌曲跨越语言边界的一种有效方式。"4约翰·弗兰宗(Johan Franzon)进一步提出了歌曲翻译的五种选择。5第一种是不翻译歌词,保留原语言。第二种是"仅翻译词义而不考虑曲调"(如歌剧唱词)。第三种是"为原曲赋新词,且与原词无明显关联"。第四种是"在翻译歌词的同时对曲调进行改编——有时甚至需要创作全新曲目"(常见于流行乐、摇滚乐和民谣)。

第五种是"将翻译融入原曲中",这与德斯布拉什(Desblache)提出的第二、第三种形式相似。以《悲惨世界》音乐剧中'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为例,其粤语版本采用了第三种策略,而普通话版本则采取了第四种,音乐未做改编。两个版本的歌词都根据原乐进行了改编(见第 12 页的框文)。

区分歌词和歌曲文本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者很容易混淆。歌词为"可唱"之文本,而歌曲文本则不一定具备此特性;换言之,歌词是专为演唱而创作的,可视为歌曲文本或其子类别。





歌曲文本翻译方法的选择应依据目标文本的用途而定——即是为了创作符合目标语言演唱习惯的歌词,还是仅提供书面翻译以便理解原意。对于前者,目标语言中歌词在意义与用词上往往会与原歌词存在差异。原有的词意可能会有他、改编、重写可能会有。此外,德斯布拉什(Desblache)还指出,音乐在近几十年来"激发了新的翻译形式",其中包括和电)还指出,音乐在近几十年来"激发了新的翻译形式",其中包括自标文化、受众、语言和社会环境而呈现不同风貌。

翻译的目的

新歌词可通过本地化反映特定社会语境。例如,粤语版本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最早由"占中(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运动小组于2014年5月在脸书上发布,当时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促成了"雨伞革命"。基于这一社会背景,

可以推测该译词是为抗议活动而制作的。粤语版的歌词**亦**印证了这一假设(见下方的框文)。

若目标歌词是"可唱的",且目标歌词在意义和用词上与原歌词差异较大,则可以视为本地化歌曲。接受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翻译目的为创作与原歌词无直接关联的新歌词。

评估歌曲翻译的类别应参照洛、 弗兰宗和德斯布拉什的观点,即当 译后歌词大部分内容与原词意义 存在差异时,应予以明确界定。

基于此,我建议:若可唱目标歌词保留原意达91%或以上,则可归类为"翻译";若原意保留比例介于51%至90%,则为"改编";当比例介于11%至50%时,则可视为"重写";而当保留意义少于或等于10%时,则可认定为"全新创作"。

创作可唱歌词

在创作可唱歌词方面,彼得 • 洛建议翻译者应注意元音处理,

以便创作出押韵的歌词。6由此可 见,作词在歌曲翻译中发挥关键 作用,须**兼顾**歌曲结构、旋律、 节奏和韵律。

词曲作者可以调整译后歌词中的词语顺序,使音节与音乐相契合,从而既保证歌词的可唱性,又便于听众理解。弗兰宗认为,这有助于创作出既"可唱",又"适合唱",并且"容易唱"的歌词。⁷而这些新歌词既可能忠实于原意,也可能有所**偏离。**

此外,当把音乐理论和实践 应用于歌曲翻译、配音或翻唱时 ,可使目标歌词展现更高的音乐审 美价值。例如,由 Marina Araki 演唱的中文流行歌曲 《小幸运》 的日文版《流星》⁸, 歌词虽然与 原歌词相去甚远,但成功传达了相 同的情感——对于感情终结的惆 怅以及相似的失落、困惑和悲伤情 感。

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

英文原版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粤语版

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 主/ 誰要認命噤聲

試問誰能未覺醒/ 聽真那自由在奏鳴

激起再難違背的那/ 份良知和應

回译

Born to be entitled inalienable rights and to make decisions with our m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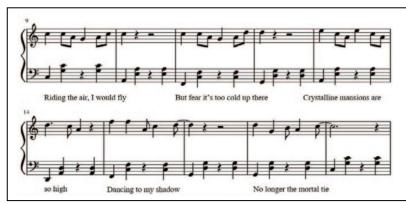
Could any of us have yet to wake. To hear the music of freedom reign

And once provoked, we cannot afford to defy the call of our conscience's chord









歌词翻译的艺术

上图 (顺时针方向):

创作可唱的目标语言歌词 可能包括歌曲创作技 巧;埃迪·雷德梅恩在2012年电影《悲惨世界》 中演唱《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 电视字幕, 例如《欢乐合唱团》的字幕,往往使用歌词的字 面翻译; 表演者需要一个他们可以演唱的目标语 言歌曲文本; 而歌剧剧本通常忽略可唱性。

左图: 许国仁翻译的《水调歌头》英文版乐谱。

本人创作的英文版《但愿人长 久》(《水调歌头》),由梁弘志 作曲, 其英文歌词具备较高可唱性 。在翻译过程中, 我不仅注重押韵 和元音的和谐, 还特别考虑了韵律 元素,包括歌曲结构和诗意的呈现 ,以提升歌词的可唱性。例如,我 将词序从"唯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 胜寒"(字面意思为"但担心那晶莹 的楼阁太高,那里太冷")调整为" 但担心那里太冷/晶莹的楼阁如此高 耸"(见上图)。通过这种方式, 使歌词更契合旋律要求。

在第一段歌词中, 我根据音 乐调整了音节数量。例如,我在"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字 面意思为"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里 , 今天是哪一年") 中省略了"不知" ,⁹因为即使没有这个词语, **听众也** 能理解这是一个疑问句。我还确保 了句子的押韵: In the celestial palace up so high/What day tonight goes by? 以往的诗歌翻译虽然保 留了原诗的意境和主旨,但并未以 可唱性为目标。10

综上所述,基于特定标准对可 唱性、可理解性和可听性的衡量, 有助于识别和分类译后歌词,为译者 、词曲作者及演唱者深入理解歌曲 翻译方法提供参考,并有助于选择 适宜的翻译策略。因此,在以另一 种语言创作可唱歌曲时,综合考虑 音乐分析和表演技术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 Hsu, G (2024) 《音乐与翻译-关于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英文歌 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中文版本"可唱性"的研究》以及 《将古典汉语诗歌翻译为现代英文 歌曲——以苏轼〈水调歌头〉为例 的研究》。未发表的研究论文。 2.Desblache, L (2018) 《音乐翻译》 。载于 Washbourne, K 和 Van Wyke, B 编,《文学翻译的 Routledge 手册 》, Routledge 出版社。

Desblache, L. (2018). 《音乐翻 译》。载于陈善伟编,《实用翻译 与口译百科全书》(第 297-324 页)。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4.Low, P. (2013). 《当歌曲跨越语言 边界》。《译者》, 19(2), 229-244。 5.Franzon, J. (2008). 《歌曲翻译中的 选择》。《译者》,14(2),373-399。 6.Low, P. (2008). 《翻译押韵的歌 曲》。《视角:翻译理论与实践研 究》, 16(1-2), 1-20。

7.Franzon, J (2015) 《可唱性的三个 维度:字幕与演唱翻译的一种方 法》。载于 Proto, T, Canettieri, P 和 Valenti, G编, 《文本与曲调:歌曲 中音乐与歌词的结合》, 伯尔尼: Peter Lang 出版社, 333-46。

林さん (2017) 《流れ星 - 荒木 毬菜》; jpmarumaru.com/twJPSongPla y-6484.html。

9. "何年" 字面意思是 "哪一年", 但由于汉语是意合语言, 它也可以 是泛指, 意为"哪个节日/日子/时刻 /夜晚"。

10. Xie, K (2016) 《四位英文大师 翻译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 https://cutt.ly/Nee6e4KI。